

[三国] 康僧会 译撰 吴海勇 注译

六度集经

佛经文学经典

三教 圣贤经书 佛道儒 汪国真

六度集经



佛经文学经典

〔三国〕康僧会译撰

花城出版社

六度集经

陈引驰 主编

六度集经

(三国) 康僧会 译撰

吴海勇 注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1 插页 329,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8,000 册

ISBN7-5360-2578-5

B. 24 定价: 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我们现在谈到中国文化的主要脉络，总是说儒、道、释三家。这最后的一流即所谓佛教，原来却是舶来品，是中古时期从印度传来，并且逐渐与固有文化传统交汇融合，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竟然逐渐进入本土文化的主流，参与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这一方面表明了古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兼容能量，也体现了佛教文化的生命力。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各层面都有着深刻的作用，它对中古哲学思想、古代绘画雕塑艺术等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不必多说的了。中国文学中的佛教印迹，同样是历千年而长在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想一想，唐代诗人王维被视为“诗佛”，而《红楼梦》这部最伟大的中国长篇小说所透露出的“色空”意识，就足以领会了。

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紧密关联，固然是因为它异域的新颖的宗教意识和哲学观念深深吸引了中国文人的头脑，但与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学性足以打动人心也深有关系。

佛教是在古代印度学说蜂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释迦牟尼的传教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众，总是援引生动的譬喻乃至民间故事，来深入浅出地说解人生真谛。在早期的对佛陀言

说的分类中就有所谓“阿钵陀那”即“譬喻”这一种类，可见其在佛陀说法中的分量。释迦牟尼所开辟的这一富有文学性的说法传统，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很好地保存发扬起来。比如，根据唐代玄奘的弟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八的记载：

佛去世后一百年中，北天竺怛刃翅罗国有鸠摩逻多，此言童首，造九百论。时五天竺有五大论师，喻如日出，明导世间。名“日出”者，以似于日。亦名譬喻师。或为此师造《喻鬘论》，集诸奇事，名譬喻师。

“譬喻师”的称号，可以见出当时佛教大师的能事所在。而所谓《喻鬘论》，即鸠摩罗什所译《大庄严经论》，实在是一部譬喻故事集。这个说法传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也进入此土，本丛书中选取的《贤愚经》就是一个例子。根据南朝僧佑的记载，我们知道它是西域说法的笔录，《出三藏记集》九：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

陈寅恪先生据此论断：

《贤愚经》者，本当时昙学等八僧听讲之笔记也。今检其内容，乃一杂集印度故事之书。以此推之，可知当日中亚细亚说经，例引故事以阐经义。此风盖导源于天竺，后渐及于东方。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经》等之体制，实印度人解释佛典之正宗。（《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

《大庄严论经》、《贤愚经》等是很好的证据，因为它们记录了论师大德的讲经说法。那种富有文学性的佛教说法传统，体现在文字上，就是这样的汇聚了生动譬喻和智慧故事的文学性

的佛典。

佛典中最富有文学性的大约要数“闍多伽”即“本生”和“阿钵陀那”即“譬喻”了。所谓“本生”，是指讲述佛陀前世里轮回所经历的种种故事。印度古代有轮回之说，佛陀在未曾觉悟、解脱轮回之前，也遍历入世间种种苦难艰辛。这类故事多采集印度民间故事传说，生动感人。篇中，佛陀的前生或为人、或为动物、或为植物，变幻多端。本生经典在南传佛教的经典系统中保存较为完整，巴利文佛经中包含547个故事的本生经。北传汉译佛典系统中，本生故事主要在《六度集经》、《生经》等中得到表现。本丛书中选取的《六度集经》，就有萨捶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以身代鸽、九色鹿等非常有名的一些本生故事。丛书中《贤愚经》、《杂宝藏经》中也录有不少本生故事。至于譬喻类的经典，可能更为人所熟知，如汇萃佛经譬喻精华的《百喻经》就是一例。其他如《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及本丛书选取的《贤愚经》、《杂宝藏经》中，譬喻生动的故事也是目不暇接，如行山阴道上。

“佛经文学经典”丛书意在择取文学性强的佛经典籍，对它们分部做雅俗共赏、四众乐闻的完整整理和介绍：各部经前撰有引言综合叙述相关问题；各经列出完整经文，分段标点整理；经中涉及名相事数等难解处做出简注；每一品、缘后附白话今译，俾便读者参阅；且加评解，疏通文意，引申妙旨。本丛书的陆续刊出，希望既是对佛教文学的重要方面——佛经文学的梳理和探索，也可提供一个了解、体会印度乃至中国的古代人生智慧和文学风趣的机缘。

陈引驰

1997年8月

前 言

《六度集经》又名《六度无极经》、《六度无极集》、《六度集》、《杂无极经》等，是三国时代吴康僧会辑录各种佛经和佛经段落编译而成的一部佛本生故事与佛传故事集，共8卷，91篇。据考，译经时间为公元252年。编译者旨在阐扬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故此精选有关佛经故事，按六度（印度大乘佛教认为人应当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种方法来争取涅槃解脱，称之为“六度”，“度”即到彼岸之意）的次序加以编排，并在每一“度”前另作有小序，不计入篇目，对这种修持的内容、方法及其意义作出简明扼要的说明。不过，这种编排体例在该经的最后两章有所违背。“禅度无极章”小序长篇叙论得禅之法，了无故事情节，但计入篇目之内，而“明度无极章”却没有小序。这不能不说是康僧会在编译过程中的一点疏漏。

康僧会，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慧皎《高僧传》卷一《译经·上》有传。祖籍康居（古国名，今中亚一带），世居印度，后迁居交趾（今越南）。深受汉地文化的濡染，十余岁时双亲并逝，以尽孝闻名，服丧后随即出家。曾以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为师，不仅明练佛典三藏，而且综览儒家经籍，并博涉谶纬之学，在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吴

孙权赤乌十年（公元 247 年）来到建业（今南京市），设像行道，弘扬佛法。当时，江南尚属佛法初传阶段，僧传言康僧会以诚感至舍利，从而折服孙权为之建塔立寺，自此江南始有佛寺。后又规劝孙皓奉佛，是现存文献记载中最早进入宫廷的僧侣之一。于孙皓降晋的同年圆寂，是岁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康僧会不但长于辞辩，而且颇善属文。今有《安般守意经序》、《法镜经序》两篇序文存世，皆收于《出三藏记集》中。译经除本经外，另存有《杂譬喻经》两卷，据考系失译经的误入，此外译经都散佚不存。译经之外，尚有注经之作，现存的《安般守意经》译文与注疏混合不分，似即陈慧与康僧会共注，余均佚。

康僧会宣传倡导的大乘菩萨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是当时流行的有关大乘教义的两大思潮之一。如果说当时的般若学接近贵无派玄学的旨趣，那么康僧会开创的菩萨行则浸透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事实上，康僧会是兼融佛、儒、道三教思想的先行者。缘此，他的佛学思想呈现出一定的复杂特殊性。康僧会师承服膺传授小乘佛教的安世高，并重点接受了安氏的“禅数”之学（这或许就是康僧会将“禅度无极章”的序文列为正篇的原因），以致《高僧传·安世高传》有“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的说法，但康僧会并不拒斥大乘佛教思想。相反，他积极地吸取了大乘的“救世”思想，并创造性地与小乘的“正心”主张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维，那就是通过用佛法拯救人类灵魂来拯救人类社会的佛教仁道思想。这种思路显然与儒家思孟学派主张的通过正心修身。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主张异质而同构。鉴于康僧会生长汉地，熟稔并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事实（这一点从其服丧尽孝一事已可见端倪），传统儒士修身淑世的情结不会不

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康僧会糅合大、小乘的佛学思想，很可能是它的翻版。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孙吴政权日渐峭刻的统治与民不聊生苦难现实，必然会激增他投身社会、普度众生的愿望。这或许就是康僧会编纂《六度集经》，倡导融合了儒家思想的大乘菩萨行的主要思想动机。

《六度集经》中集中体现其佛教仁道思想的故事，当数《摩调王经》。故事塑造了一位积极救世的圣王仁君形象，充满了普慈救度的仁爱精神。他“以佛明法，正心治国”，把佛教、戒律扩大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原则，把国家治理成为欣欣向荣的道德理想国。这个夜不闭户的理想国度明显地带有儒家政治理想的面影。康僧会又不失时机地输入了儒家伦理道德。比如他把“尽孝”加入戒律之中与“不酒”相配，有所谓的“奉孝不醉”之说，就是儒释杂糅并用的一个明证。在维蓝梵志本生故事中，他还把“孝事其亲”的功德列在布施圣众之上，显然是借题发挥，宣扬他自己敬奉的儒家孝德。同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康僧会在把儒家倡导的仁义忠孝悌等伦理道德与佛教的五戒、十善、六度等思想作比附沟通的同时，还改造佛教消极出世的思想，以减少与积极用世的儒家精神的摩擦。譬如《六度集经》经常宣扬的四无常，本是佛教否定现实、自我，劝人出家遗世的理论，而在本经中这种言论往往成为劝人布施行善、仁道治国的鼓动手段，近乎儒家宣扬的“神道设教”。宣扬儒家思想成为本经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色。

此外，康僧会还借用了许多道家方士的概念术语来透译佛经，比如道德、无为、清静、无身等等。如果说这在当时是经译者的惯常作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康僧会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调和佛教义理中“无我”与“轮回”矛盾，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康僧会首先采用了安世高学派的说法，把

“无我”译成“非身”，承认人身的死亡与朽灭，而同时又相信灵魂的不灭与轮回转世。在本经的《察微王经》中，他借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元气说，并掺和古印度四大理论，在探讨世界和人的本原问题时，对“无我”与灵魂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深睹人原，始自本无生。元气强者为地，软者为水，暖者为火，动者为风。四者和焉，识神生焉。”唯有“上明能觉，止欲空心，还神本无”。至于众生则“由行受身，厥形万端”，“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康僧会这种驳杂的佛学思想，正反映了进入汉地的佛教文化与地缘文化交流互融的客观现实。

三国时代尚属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如康僧会这样贯通佛教与汉地传统文化的译经者实不多见。与略早于康僧会、也是精熟梵汉两地文化的支谦相较，康僧会的传统汉文化造诣显然更深。他在《六度集经》中用的诸如斯、厥、余、焉、乎等文言词，为当时一般译师所不取。如果说支谦是当时把佛教通俗汉化的卓越代表，那么康僧会则堪称是将佛典经译典雅汉化的第一人。当然，康僧会并不排斥使用六朝俗语，与高文典册相比，《六度集经》的语言无疑又是富有口语性的。只是那时的佛典译经采用的是以当时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体，《六度集经》厕身其中，它的典雅的语言风格就愈显浓烈了。

《六度集经》遵循了自康孟详以来佛教徒译经所普遍采用的四言格式的文体规范。汉文佛典经译不押韵，不讲求骈偶。通常以四字为一顿（也不排斥其他形式整齐的句子），组成一个大节拍，四字格的停顿间或与语法逻辑上的停顿不相一致。每个大节又以两字为一个小节。在中古汉语双音词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译经者采取同义连文、缩略、插入可有可无的成分，以及运用词义沾染方式营造新的双音词等各种手段，来达到这一要

求。佛典经译刻意讲求节律的四言句式，使行文节奏鲜明，整齐有序，克服了以往译经由于受口头用语的影响而存在着的行文散漫的缺点，便于当时读者的句逗诵读。康僧会编译的《六度集经》在四言文体方面的完美实践，对后世佛典经译文体的规范定型，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六度集经》在《大正藏》中，归属于律藏本缘部。本缘部专门收录以佛教故事进行说教的经文，文学性很强。一般包括佛传经、本生经、譬喻经、因缘经等四类，而《六度集经》选录的是前两类的佛教文学故事。佛传故事是专门讲述释迦牟尼一生经历的故事，在《六度集经》中仅占少量篇数，占本经主体的是大量本生故事。所谓本生故事，即指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在无数劫的转世轮回中的神话经历。大量本生故事是描写释迦牟尼前生如何行善积德的感人事迹；也有部分本生故事则讲述释迦牟尼前生如何作恶，以见行道的坎坷反覆，或用来解释释迦牟尼成佛后所遇的诸神不尽如人意之事。《六度集经》所收的本生故事，大多正面宣扬佛陀的宿世功德。释迦牟尼前世或为虫兽鸟龙，或为天王帝释，从穷家富户到帝王将相，以至男女两性，佛陀前世都曾经历。而智慧仁慈、舍己救人、勤修行善是佛陀化生的大多数正面形象的一致性格特征。至于过失者，也往往有悔罪的表现。佛经故事一般都属于惩恶扬善类型故事，富有深刻的道诫训诫意义，激浊扬清，伸张正义，能使读者获得无上的道德愉悦感。虽然故事主人公所刻意追求的佛道目标，以及为此舍身饲虎、自焚、堕楼、以善报恶等诸般做法，不能为现代富有理性精神的读者所接受。但故事人物为信仰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与坚定意志，却永远值得我们抽象继承。

《六度集经》所收故事的篇幅一般都不长，最短的菩萨本生

故事（第 42 篇）不足 140 字，但也有像太子须大拏故事这样的数字超过 4600 多字的宏篇富章。故事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介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缘起，包括时间、地点以及说法的起因；第二部分是说法的主要内容，亦即佛经故事的主体；第三部分是佛陀说法的结束，包括揭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的前身今世、简要的训诫，以及徒众听经后热烈的反响。不少故事舍去或简略了第一、第三部分。

本生故事大都具有较固定的模式，一般行善者即是释迦牟尼的前身，其中作恶的便是释迦牟尼的反对者提婆达多。但大多数佛经故事原本都是流传于古印度的民间故事，虽经印度佛教徒的改编，依旧保存了丰富的人情世态。比如须大拏故事中的曼坻夫人在失去两个孩子之后的悲痛欲绝，正是天下母爱至真至纯，感人肺腑之处。第 18 篇鹿王本生故事，行当就死的怀孕母鹿请求延缓死期，免害无辜胎儿的言辞在情在理，而被指派提前替死者又珍惜苟延残喘的一天光阴，同样哀情可怜，刻划出了贪生怕死的众生心态。有些本生故事还保存了珍贵的印度古史材料。例如《之裸国经》讲述兄弟二人来到裸人国经商，当地有月晦之夜狂欢的习俗，以麻油膏涂头，用血画身，脖颈上套着杂骨做的项圈，击打两石伴奏，男女携手自由自在地歌舞，具体生动地记录了在彼时尚存的原始古民遗风。第 68 篇童子本生故事所记的把金钱放在死者嘴中以贿赂太山鬼王的做法，可能就是古印度人的一种丧葬习俗。总之，本生故事题材多样，有的真情感人，有的奇闻可喜，还有的谐趣生动。例如盘达龙王本生故事的开篇，群臣众议如何处置冒犯圣裔的神龟，某大臣自作聪明，力排众议，着实滑稽可笑。有些故事结构尤其巧妙，文字洗炼，令人读后拍案叫绝。例如第 30 篇的童子本生故事，在不满 300 字的篇幅中，讲述了一个骗人宝物者反受

其害的故事，人物、场景都绝无虚设，真正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各自发挥了最大的潜能。结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此外，佛传故事亦不乏佳篇，比如《释家毕罪经》敷演佛陀九恼之一，琉璃王杀释种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如火如荼。其中描写大兵蜂拥入城的景象，仅用一句比喻：“犹塘决水翻”，文字的精粹形象竟到如此程度；占领军把释迦族人半埋起来，用大象拖着横木来虐杀俘虏，读之叫人毛骨悚然，又义愤填膺。总括而言，《六度集经》所收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相信每位读者读之都能感到开卷有益，兴味盎然。

《六度集经》中的本生故事大部分可见于巴利文本及其他汉译本。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本经第46篇国王本生故事与《杂宝藏经》中的十奢王故事连读，可得《罗摩衍那》的故事梗概。考察两经的翻译时间，印度传世的《罗摩衍那》史诗的资料，竟以我国所存本为最古。即使是重见于其他汉译佛经中的故事，《六度集经》中的故事也因其译出年代的久远，具有更为珍贵的研究价值。如第13篇须罗太子本生故事中有关王子与神女婚恋情节，又见于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四的善财与悦意爱情故事。同类本生故事还影响到傣族长诗《召树屯》与藏戏《诺桑王子》的生成。虽然须罗太子故事与《召树屯》、《诺桑王子》并无相互影响关系，但在影响傣诗与藏戏的原故事不存的情况下，须罗太子本生故事所提供的参考价值是义净译经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比如太子须大拏故事，除《六度集经》外又见于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中《一切持王子品》、西秦圣坚译《太子须大拏经》，后者尤为详赡。但本经所收的须大拏故事译笔雅洁流畅，决不会因此而失去光彩。而且《经律异相》卷三一所引《须大拏经》，文字虽与《六度集经》的同类故事稍异，但可以断定它就来自《六度集经》，从中

也可见出本经的历史影响。事实上，佛经故事中不少在我国广为流传的，如菩萨割肉救鸽、舍身饲虎、九色鹿故事、瞎子摸象等都早见于《六度集经》。《六度集经》对这些故事的传播影响，功不可灭。

今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对《六度集经》进行标点、注释、白话翻译和评解工作。凡是原文有不可解而异文可参者，皆在注解中注出，一律写明：某字亦作某。原文句逗错误之处，按文义修改，重新标点，不另加注。在注译过程中，得到诸位师友的帮助，有关中古汉语疑点多与四川大学博士汪维辉先生商讨定夺，谨记于此，以志心感。此外，参考先师时贤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佛学大辞典》、《佛光大辞典》、〔日〕中村元《佛教语大辞典》、常任侠《佛经文学故事选》、杜继文《略论康僧会佛学思想的特色》、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等，一并致谢。由于时间、人力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尚乞方家不吝教我。

吴海勇

1996年4月29日

目 录

总 序	陈引驰 (1)
前 言	吴海勇 (5)

六度集经卷第一

布施度无极章第一	(3)
菩萨本生	(6)
萨波达王本生	(9)
贫人本生	(13)
菩萨本生	(17)
乾夷王本生	(20)
国王本生	(23)
闍王本生	(28)
仙叹理家本生	(32)
普施商主本生	(36)
长寿王本生	(44)

六度集经卷第二

波耶王经 (波耶王本生)	(53)
波罗奈国王经 (迦兰王本生)	(57)
萨和檀王经 (萨和檀王本生)	(61)

须大拏经（须大拏太子本生） (66)

六度集经卷第三

和默王本生 (91)
四姓经 (95)
维蓝梵志本生 (98)
鹿王本生 (102)
鹞鸟本生 (106)
孔雀王本生 (108)
兔王本生 (112)
理家本生 (115)
国王本生 (118)
梵志本生 (123)
理家本生 (126)
沙门本生 (134)

六度集经卷第四

戒度无极章第二 (141)
清信士本生 (143)
象王本生 (146)
鸚鵡王本生 (150)
法施太子本生 (153)
国王本生 (158)
凡夫本生 (161)
贫商人本生 (163)
贫道士本生 (165)
童子本生 (167)
兄（猕猴）本生 (170)
长者本生 (173)